



时光

昨夜清风穿窗，细雨绵绵。连日来朋友圈皆是众人追忆先生的真挚文字，一字一念，寸寸含情。触景生怀，万千感慨涌上心头，于是执笔拾忆，以最朴素的笔墨，记下心底对先生绵长的怀念与由衷的敬重。

曹谷溪老先生，是陕北文坛的拓荒者，是《山花》文脉的奠基人，更是扎根黄土高原、默默育才的赤诚长者。我与先生的文字情缘及心底对其的敬仰，始于年少的大学时光，缘起路遥先生的文字。

1999年，我初入大学中文系，第一堂文学课，便初识路遥。彼时《平凡的世界》浸润无数学子心灵，校园里人人品读、心生动容。课余闲谈，我们总叹服于路遥文字里的力量，也感慨他平凡人生里的坚韧与滚烫。也正是那时，我才知道，路遥坎坷的从文之路里，始终有一束温柔引路的光，那便是曹谷溪先生。

世间从不缺逐梦的千里马，难得的是倾囊相助、甘为人梯的赤诚伯乐。当年的路遥，生活陷入困顿，前路迷茫彷徨，是曹老向失意青年伸出温暖之手，为他安顿衣食、安顿身心、荐举引路，为

漂泊追梦的青年守住了一方安稳天地，也助他迈入大学，从此踏上文学征途，奔赴属于自己的笔墨山河。

先生将珍藏典籍悉数相赠，陪着路遥采风问俗。数十载相知相伴、风雨同行，是惺惺相惜的挚友，更是点灯引路的良师。年少时，我听闻这段动人的文坛佳话，心底便埋下一颗文学的种子，也默默记下了这份纯粹的赤诚，期许自己此生不负笔墨热爱，坚守文学初心。

步入职场，我才慢慢懂得，在琐碎日常与忙碌生活中，守住一份文学热爱，是何其珍贵、何其不易。身为一名大学教师，我工作之余依旧保持读书和写作的习惯。

机缘使然，学校筹备读书分享会，计划邀请曹老前来讲学。多年遥遥仰慕，终于得以走近这位文坛长者。

为敲定活动细节，我们一行人专程前往谷溪书馆。书馆匾额由贺敬之先生亲笔题写，笔墨苍劲，气韵悠远。推门而入，满室书香静静流淌。一屋典藏，藏着陕北文坛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与文脉传承。除了本土典籍、名家著作外，更珍藏着曹老与路遥、贾平凹、艾青、丁玲等一众文坛前

雨中的怀念

孙会黎

辈往来的书信、老照片与旧报刊。其中，路遥的亲笔书信、陈忠实的珍贵手稿，还有1972年《延安山花》的正版合订本，尤为珍贵。

初见曹老，我满心欢喜，亦带着几分忐忑。彼时先生已是耄耋高龄，却眉目清朗、精神矍铄。见我们到访，先生缓缓拄拐起身，逐一与我们握手寒暄，又亲自引路观览馆藏，细细诉说每一件藏品背后的往事与文脉。言语真挚温柔，让人如沐春风。

与先生一席长谈，如细雨润心，悄然抚平了我多年写作路上的迷茫与困惑。先生不谈深奥晦涩的文学理论，只缓缓与我们讲述挚友布里儿德·克阿的初心与坚守。

这位美国博士，年逾古稀远赴延安任教，成为延安大学首位外教。跨越山海与语言的隔阂，她与曹老因同样的教育理想赤诚相知，结下了一段珍贵纯粹的跨国情谊。

克阿博士自筹二十余万美元修缮校舍、设立助学金，潜心育人、默默奉献。她离世之后，遵照其遗愿，将她安葬在延安这片热土，一方墓志铭，由曹老亲手撰写，以此致敬一份赤诚初

心、一份无悔坚守。

听闻克阿教授跨越国界、无私育人的一生，我内心深受撼动。无论是曹老半生护文脉、甘为人梯，路遥一生于苦难中向阳生长，还是克阿博士倾尽余生，扎根陕北育人，三人身上同有一种最珍贵的底色——纯粹、真诚、无私、坚守。这也让我更加笃定自己的从教初心：教育无关名利，只关乎热爱与责任。先生以此勉励我：为师生，当守育人本心，沉心做事，静心育人。

读书分享会结束后，曹老肯定了我的工作，再次嘱托我坚守教育初心，潜心耕耘，静待桃李花开。深受先生精神感召，此后我和团队将历年读书分享文稿系统梳理、精修汇编，陆续编印出十余本校本读物。同时，我在乡土文化保护、全民阅读推广、基层心理健康服务等领域，也积极努力着，期待像先生一样，能够照亮他人。

窗外细雨潇潇，满怀绵长感念。长久以来，先生于我心中，如高山静默矗立，他的品格与风骨，早已融入岁月，深深镌刻在我心底。

绵绵思念，伴着檐下细雨萦绕心底，岁岁绵长，生生不息。



黄土风情

陕北民歌注(节选)

史小溪

冻冰歌

正月里冻冰(哟)立春消^①，
二月里鱼儿水上漂^②。
水(哟)上漂(哎)想哥哥，
想起我的哥哥等一等我，
等一等我。
……………

这首流传于陕北地区的民歌以节气时令、四季变化循序铺排、次第展开而演唱。从正月开始，直到腊月结束。结冰、消融、桃花、马莲、麦黄……一幅幅画面，前面实写后面虚笔，一虚一实，反复出现，结合得自然玄妙，流淌着美景和生活情趣。

二月是北方苏醒的季节，万物复苏。春潮融融，暖湿气流吹拂，春水潜伏迂回，积蓄着自己的力量。就在一个黎明，突然一阵长久的骚动，冰河被轰隆掀开一角。“哗哗——”浑浊的水流立刻以排山倒海之势奔突过来。在洪流的猛烈冲击下，强悍的冰层不断发出被冲毁的轰鸣，一小片一小片嘎巴巴坠落。而后又被切割成一块块大大小小沉浮漂流的冰岛。破冰期，冰河解冻了，春流带着无所畏惧的胆略，纵意冲突伸展。渐渐地，冰块小了，翻着鱼肚白，似二月里鱼儿水上漂。

“想哥哥！叫一声哥哥你等一等我。”反复回环，每一句想哥哥，都是女子对小伙的牵挂，充满了甜蜜和期盼，让人感到那份纯真情谊的缠绵悱恻。

《诗经》写道：“如彼雨雪，先集维霰”“挑兮达兮，在城阙兮。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”。有人觉得，“二月里鱼儿水上漂”是隐喻少女情绪随着春而动，暗合情愫。

这首陕北民歌粗犷豪迈中又不乏柔婉多情，朴素直白的歌词借景抒情，多用比兴象征。冰河融化了，晶莹剔透的小冰凌在水中腾跃，河岸柳色青青，不由沉醉在曾经的情感之中。“想哥哥，想起我的哥哥你等一等我！”满是女子触景生情后深沉炽热、起伏跌宕的心绪。

①陕北立春过后，从雨水至惊蛰，冰雪逐渐消融。这句传统民歌中几乎所有版本歌词都是“正月里冻冰(哟)立春消”可能是为了歌词从正月开始紧凑。笔者认为，这句话似乎也可以，但并不很准确。其一，农家“立春”这个节气，有时在大年(春节)后正月初，有时则在大年前腊月下旬(笔者查阅1900—2000年的日历及21世纪以来的立春月，年前年后“立春”几乎各占一半。如果是腊月立春，那这句话实际就成了：正月里结冰腊月消)。其二，陕北农历十一月已经很寒冷，有资料记载最冷到过-11°，滴水成冰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所以此句改为“腊月结冰立春后消”似乎更确切。

②二月的冰河，消融后形状不一的冰凌浮动白光漂浮出没，像戏水的鱼儿。

摇三摆

大摇大摆哎哟哎哟儿哟，
大路上来，
你把你那小白脸调过来，
摇三摆。
你给哥哥做上一双哎哟哎哟儿哟
牛鼻鼻鞋^①，
哥哥穿上咯咯咯咯^②你来，
摇三摆。

陕北自古就是民歌的摇篮。这里流传着许多与赶牲灵和赶牲灵的脚步有关的民歌。每一代都有许多优秀的民歌者在传唱。《摇三摆》这首歌旋律高亢激昂，声腔变化丰富，韵味十足，充满浓郁的黄土风情。最早它是由陕北第一代老歌手柴根创作演唱的。

有人把陕北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马子清、负恩凤，四十年代出生的王向荣、贺玉堂那批草根民歌歌手说成是第二代、第三代民歌手。柴根，1924年出生在陕北最北部、与内蒙古接壤的府谷县农家，父亲虽然常年经商，但家中却依旧贫寒。他从小喜欢唱陕北民歌，八岁就跟着学唱。小时候开始揽工、做小买卖，卖油糕、粽子、豆腐……他有一副好嗓子，还有现编现唱的天才，据说常常是边唱边吆喝，他的小摊前总是被围得水泄不通。大家都很喜欢听柴根的歌，几首歌唱完了，东西也早早就卖完了，他也因此交了许多朋友。

柴根也是陕北最后一代脚夫，十几岁就开始跑口外。他常年吆喝着骡马，风餐露宿，在寂寞漫长的路上赶着牲灵唱着自己喜欢的民歌，把歌声一路播洒在陕北、河套一带。陕北民歌、道情、秧歌等各种曲调，他都能信手拈来，会现编现唱，在陕北、晋、蒙一带颇有名气，有“国宝级民间艺术大师”称谓。

这首《摇三摆》，柴根说其创作灵感来自少年时常到蒙地赶集及后来的赶脚生活。蒙地的女子大方热情，他常看到内蒙古女子走路时一摇三摆大大咧咧的姿态，触景生情，后来他就即兴编创了这首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歌，随即在陕北及内蒙古河套一带传唱开来。赶脚人奔波劳碌的生活，磨砺出他们坚韧倔强的品格，造就了豁达坦荡的人生态度。但他们也有浪漫的爱情生活，这首民歌就反映了他们爱情生活的某一个方面，取材宏赡、构思精妙、行文恣肆、挥洒自如，用“摇三摆”为魂钩织全篇。曲谱节奏轻快诙谐，富有律动感。虽然他们也会像漠野古道边那些蓬勃的沙蒿那样，最终被遗忘，但凭着自己的真挚坦诚，曾经影响过许多人的个人情感和现实生活。

柴根还创作有《对花儿》《偷南瓜》《四大对》等极具个人风格的民歌。柴根在1976年跟随榆林地区演出团去省城参加过文艺调演，曾一举夺得金奖。2000年，76岁的柴根亮相中央电视台；2004年，80高龄获得西部民歌大赛铜奖。

2008年陕北民歌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《摇三摆》是重要代表作之一。摇三摆调现在被用于许多陕北民歌的曲调中。

①牛鼻鼻鞋，鞋：陕北方言读，hái。此种鞋是乡村妇女纯手工针线做的，鞋帮子多层隔子新布包裹用线密纳，与用细麻绳纳就的多层鞋底缝合一起，鞋头像牛鼻子造型。鞋子结实耐磨适用，不仅是农家生活中的实用物品，还经常被当作爱的信物，凝聚了做鞋人的心血和爱意，在许多信天游的唱词中都出现过。

②眠，陕北方言把“眠”读作“眠”，就是看，装做若无其事，实则早已偷偷地眠上了，眠了一眼。

风之声

吕志光



北方的寒冬，不只是时令轮回，更像一场严峻的岁月大考。朔风便是沉默的监考官，不告而来，默默检验人居的根基，审视土墙窑洞那些疏于填补的裂痕。

年少时，我扛着锨头穿行黄土塬梁。旷野寒风掠过山野，绵长低沉的喑鸣随风漫开，像一个老旧的计时器，在塬上静静倒数。旧棉袄挡不住料峭寒意，冷风顺着裤管直灌胸腔，单薄的身子被朔风抽空，只剩一副枯瘦骨架，在黄土里熬着清贫时光。

少时偏执，总觉得寒风单单一刁难贫苦的自己。走过半生方才懂得，凛冽长风，本就针对世间一切脆弱。

黄土高原的朔风，早已融入山川肌理。严寒冻裂沟壑土层，春雨冲刷满目疮痍，祖辈习惯将这般破败归于天灾。后来工作中常年下乡查灾，我慢慢看透风霜的规律：风雨从不偏袒，总会精准击穿最薄弱的地方。

曾经下乡查灾的一幕，始终刻在记忆深处。

春寒未消，寒风刺耳。抬头望去，一户土窑洞畔撕开一指宽的裂缝，黄土簌簌剥落，狂风正在撕扯山河的伤口。

我们当即劝导农户紧急搬迁。憨厚的庄稼人听闻要离开世代栖身的祖居窑洞，瞬间颓然落泪。哭声里，藏着对故土的执念，也藏着对未知前路的惶恐。

我们反复劝导，一家人万般不舍搬离。没过几日，窑洞连带半面山体轰然滑坡，坠入深沟。

伫立于废墟之上，没有侥幸的轻松，唯有彻骨的寒凉。黄土高原上的人们世代与风沙、滑坡博弈，多少人家囿于故土，被动承受山河带来的磨难。回望岁月，正是无数普通人直面苦难、主动避险，一代代人治山固土、退耕还林，才慢慢扭转塬上十年九旱、水土流失的旧貌。家国安稳亦是同理，危难从不会主动退让，总要有人挺身而出，负重守护身后安宁。

一边是被风霜蚕食的黄土村落，一边是一代代代人逆风固土、向阳求生的执着。在衰败与坚韧之间，见证了这片土地挣脱宿命，从被动承受天灾走向主动守护家园的蜕变。

如今远离小城故土，每至深冬，寒风震颤的喑鸣依旧萦绕耳畔。

这声响早已脱离风声本身，成为人生隐喻。快节奏的当下，人人都守着自己的一方“窑洞”：有人困于飘摇的居所，有人耗损透支的身体，还有人固守僵化的认知。

寒风随时来袭，考验我们立身的底气，警醒世人莫在安逸里放任自身裂痕。

真正的警钟，从不对麻木者回响，只为闻声迟疑之人敲响。

我常以此自省：勿待风起补门窗，莫等灾至悔无防。

所谓岁月安稳，不过是有人迎风而立，以身作弦，铮铮作响，替后人隔绝前路寒流。

长风浩荡，弦音不息。

那年高考

蒲以忠

那年高考，下了雨。

凌晨四点多的时候我被惊醒，窗帘拉开后外面灰蒙蒙的，雨丝斜着飘下，在路灯照耀下柏油路面泛着黑色。屋顶上的瓦片完全透湿了，颜色深得像墨一样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

五点刚过，父亲推开门，手里端着一碗热粥，他看到我睁着眼睛愣愣了一下，说，起？我说睡不着，他把粥放在床头柜上，碗底磕了一下桌面，发出闷闷的声音。粥是小米的，熬得很稠，上面有一层米油，用勺子搅了搅，并叮嘱趁热吃。

吃完粥之后他给了我一件旧雨衣，绿色的，橡胶味很重，袖口磨得发白，他自己穿一件用化肥袋子改制的塑料雨披，上面印有“复合肥”三个蓝字。我看到他把雨披套在身上，用麻绳将领口绑好，忍不住问，“这样能挡雨吗？”“挡得住，你穿好就行。”

雨下得更大了，地上已经出现了浅浅的水洼，踩在上面发出咣的一声。父亲从楼道里推出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，后座上绑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我考试用的文具和准考证。他拿抹布擦车座，拧出管的湿抹布上的水滴落在他手上也不管。

我坐在后座，左手撑着雨伞，右手搂着他，他的腰很硬，没有多余的肉，隔着雨衣可以摸到肋骨，雨衣湿了之后贴在身上，凉丝丝的。骑车速度比平时慢很多，可能是怕路上打滑，车轮碾过积水的时候发出嗤嗤的声音，像把水撕开一样，路面白线被雨水泡得发亮，歪歪扭扭地向前延伸。

雨稍微小了，路边已有摆摊的，撑着大伞，伞沿上的水帘子似的往下滴。卖菜的婆婆看了我们一眼，大概觉得那件“复合肥”雨披可笑，咧了咧嘴，父亲没有看她，盯着前面的路，后背上印着的字湿透了，“复合肥”三个字糊成一团。

他到校门口的时候把车停下

了。跳下来，站定，发现他的裤腿湿到了膝盖，布鞋里可以养鱼了。他把后座上的塑料袋解下来给我，袋子上面有很多水珠子但是里面是干的，我接过袋子，他说进去吧。然后推着自行车往路边走，在一棵槐树下站定，把车支好，靠着树干蹲下来。雨仍然在下，槐树的叶子遮不住什么，他的肩膀很快又湿了一片，看了一下他之后就转身进了学校大门。

考试的时候，窗外的雨什么时候停了也不知道，阳光透过云层间的缝隙照下来，在湿润的操场上反光，低头答卷时，内心却一直记挂着父亲是否还待在那棵树下。

最后一门考试结束走出校门口时，人很多。我一眼就看到了他，蹲在槐树下，自行车靠在一旁，地上的雨水干了，留下的是一圈湿痕。他没有换衣服，也没有找地方躲着，就这样蹲着，手里捏着一根烟，没有点，看见我出来后他便站起来，因腿长时间蹲着发麻而晃了一下才站稳。

他没有问我考得怎么样，只是说雨停了，走吧。

他骑得慢，我坐在后座看着他的背影，那件塑料雨衣已经半干，皱巴巴的，“复合肥”三个字又露了出来，蓝得刺眼。我把伞举高给他遮住西斜的太阳，他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：自己打好，不要晒着。

雨会停止，路会变干，那件印有“复合肥”字样的雨衣早已不见，但那场雨却永远地留了下来，在记忆中从未干过。雨水会蒸发，但是一个人蹲在树下那个姿势比雨水还重，把泥土压出一个坑，多少年了，坑还在。

人生里总会有场雨，你只管向前走，有人替你淋着，他不说出来，你连看都看不到，等雨停了再回头看看，地上只有一圈湿印子和他的脚印。

有些爱像雨一样沉默，落在你身上时你只觉得凉，多年后才懂得那是一场灌溉。

挖窖

周增祥

窖，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儿时家里挖的“菜窖”，每到冬季来临，都储存白菜过冬，在院子里挖个深深的坑，把白菜萝卜等码放整齐，盖上席子或者一层土保温。再后来，到了陕北插队，才知道除了菜窖还有水窖。

我们村别的什么都好，就是缺水，塬上基本上是一马平川，可以种植小麦等细粮作物，但就是极度缺水。种庄稼靠天，吃水也靠天。

初次去村子的井里打水，水很浑浊，水中游动着好多鱼虫儿，打上要先过滤，然后用白矾沉淀后才能饮用。这算不上井，其实就是个存水的窖。雨季，场院上的雨水顺水沟流进窖里，之后，全村人的饮水就靠仅有的三个水窖，谁也不舍得用窖水洗衣，都去几里路外川底下的小溪里去洗。一天，我跟队长说：“川底下的水可清了，还不去担水吃啊？”队长说：“你娃娃不懂，吃雨水好啊，水不硬，不得瘤拐病

只有到天旱水窖没水的时候，不得已，才用川底下的水对付一下。”瘤拐病是陕北的一种地方病，也称大骨节病。经队长这么一说，我恍然大悟。

开春后，为缓解日益缺水的局面，队里打算再挖一眼水窖，我亲自参加了挖水窖的活动，令人记忆深刻。

我干的是挖水窖的最后一道活儿。水窖已经挖好，队长告诉我们，并大概有两丈多深。井口就在场院边上，和一般的水井没有什么两样，井口上已经支好了一架简易的辘轳，婆姨们找来门板，把浸了一宿的黄胶泥瓣儿用铡刀背砸软砸实，和成土坯大小的块状，男人们负责摇辘轳往井下送。我主动要求下去，探着身子往井下看了看，黑乎乎的看着什么也看不清。队长这时正在愁下边人手少，马上说，你下吧，注意着点啊！我坐上输送胶泥的筐，紧紧抓住绳子，待准备停当，几个摇辘轳的慢慢往下送。筐离开井

沿，借着绳子的劲儿，慢慢地旋转起来，从慢到快，我紧紧地闭上眼睛，一阵晃荡过后，沉到了井底。

慢慢地眼睛适应了，借着井口的光亮，我才看清井下的一切。从井沿往下，有不到一丈深的井筒，像是垂直的喇叭，上窄下宽，再下边就是一个大大的圆球状的井身，像是两个扣在一起的大碗——这就是存水的地方。在井壁一人多高的地方，挖了一圈环形的槽，在槽以下已经挖满了一排排方形的、有一撇深的孔洞，洞和洞的距离也就半尺多吧。井上一筐一筐砸好的胶泥块，不停地往下送。我照着别人的样子，掰半块胶泥，手臂使足了劲儿，抡圆了把胶泥块儿往挖好的孔洞上摔。要想胶泥把孔洞填满，填严实，非得使足力气才行。井下一阵阵的砰砰声，就像小时候扣胶泥碗儿的声音。摔了十几下后，我胳膊发酸，没了力气，看着这么多的孔洞，我开始感到



走过青春

后悔。

为了加快速度，井上的队长倒是会想办法，让我们井下的都紧靠井边站，把一块块的胶泥直接往井下扔，摔下的胶泥块发出砰砰的声响。一阵过后，没了动静，估计上边的社员们都去一边歇着了，井底成堆的胶泥就靠我们了。我不禁想，真是自找苦吃啊！

一天下来，井壁的孔洞和环槽都填满了，又接着在井壁上抹了一层厚厚的胶泥，算是大功告成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环形槽和孔洞是为了把井壁的胶泥连成一体，避免水窖漏水的土办法，水窖要是漏水，这眼水窖不报废也得再返工。

待上到井边，太阳已经偏西，我泥猴儿般坐在井边的门板上，浑身就像散了架，不愿再起来。

过了两个多月，雨季来临，新开挖的水窖派上了用场。这次经历也让我彻底认识了“水窖”。